

紀唐音統籤

俞大綱

- (一) 弁言
- (二) 紀故宮統籤藏本
- (三) 紀統籤編制上
- (四) 紀統籤編制下
- (五) 紀統籤引用板本
- (六) 紀胡氏略歷 附著述考略

(一) 弁言

唐音統籤一千三十三卷（案故宮圖書館藏范氏鈔補本，自甲籤訖壬籤一千卷，癸籤三十三卷，合一千三十三卷，與四庫總目壹玖叁總集類存目叁戌籤條提要所稱共一千二十七卷者不符，今從范本舉數，）明海鹽胡震亨纂，輯錄有唐一代詩，卷帙浩繁，網羅宏備，為私家總集纂輯之冠。清康熙飭詞臣輯全唐詩，實以其書與季振宜所編全唐詩互為藁本，略加校補而成。

大綱按今本全唐詩康熙四十六年御製序：「朕茲發內府所有全唐詩，命諸詞臣合唐音統籤諸編，參互校勘，蒐補缺遺」。又四庫全書總目壹玖，總集類伍御定全唐詩條提要云：「是編稟承聖訓，以震亨書為稿本，而益以內府所藏全唐詩集，又旁採殘碑斷碣稗史雜書之所載，補苴所遺」。今按康熙序中所言「內府全唐詩」及提要所稱「內府全唐詩集」，皆指季振宜所編全唐詩也，〔以下但稱為季氏書，以別於今本全唐詩〕。其書有凡七百十七卷，成於康熙十二年，經進呈內府，今存故宮圖書館，底稿今藏鄂氏翠碧樓。今本全唐詩前載曹寅等進書表，亦云：「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十九日奉旨頒發全唐詩一部，命臣寅等刊刻，臣彭」

定求（下列預修諸人名，茲略去）等校對」。所指亦即季氏書。又今本全唐詩凡例第十條：「唐人世次前後，最為冗雜，別無善本。全唐詩及唐音統籤，亦多訛謬」。皆足證當時撰修以統籤季書互為藍本。提要於季氏書僅稱內府全唐詩集，不著纂人名，或者以季書本錢牧齋殘稿而成（見季氏書自序），因禁例而不之及耶。惟今本全唐詩成於康熙間，亦不及季氏名，故特附揭於此。

統籤卷帙既繁，未嘗全部鋟版，歷來通行易得，僅戊癸二籤刻本（戊籤康熙二十四年孝轅孫成之曾孫頤所刻，前有成之等序。癸籤崇禎時已先有刻本，四庫總集存目著錄康熙五十七年江甯書肆刻本，仍謂舊無刊版者，實誤。又提要壹玖叁戊籤條，壹玖陸癸籤條所述戊癸兩籤外餘籤無刻本者，亦誤，說詳下章。）全書久不見於人間，故前人記述其書者，多出自傳聞摩揣，舛誤極多，（王士禛分甘餘話肆：「海鹽胡震亨孝轅輯唐詩〔按詩為音之誤〕統籤，自甲至癸，凡千餘卷，卷帙浩汗，久未版行，余僅見其癸籤一部（大綱按漁洋後亦得見戊籤，見居易錄壹）。康熙四十四年，上命購其全書，令織造局兼理鹽課通政使曹公寅，鳩工刻於廣陵，胡氏遺書，幸不湮沒，然版藏內府，亦無從而見之也」。按此，漁洋未見統籤全書，又誤以今本全唐詩即轉刻統籤。漁洋清初一代風騷之主，平生於唐人詩集，輯綴採補，用力至勤，尙不得見統籤全書，有此謬論，遑論他人哉。）今惟故宮藏有全帙，大綱今春奉孟真先生之命，入故宮圖書館借讀，並與傳世諸唐人總集別集及今本全唐詩等書較其精疏同異，閱數月僅得粗告畢工。孟真先生命將校讀所得，雜取若干條，錄成此篇。頃故宮圖書館，北平圖書館及本所擬刊行國藏善本書，統籤有收入刊布之議，一代鉅著，行當脫三百年之沈錮而復見於世，茲篇之成，觀者但以解題提要一類文字視之可也。

（二）紀故宮統籤藏本

故宮所藏統籤，全帙無遺闕。刻本外，鈔本皆題邢村范希仁文若鈔補。考文若，清初海鹽人。徐用儀修海鹽縣志壹玖人物傳國朝隱逸門引海鹽續圖經文若傳云：「范希仁，字文若。性質古，不事舉業，工於詩。家貧甚，賦詠一市樓，耄而不輟。生平積書數千卷，盡出手錄。年七十三卒，無嗣，著述散佚不傳。徐

滄浮贈詩，所謂郭西有布衣，隱市寄茆蕪者也。〕（大綱案徐滄浮名豫貞，字德宣，亦海鹽人，著有滄浮子詩鈔，見兩浙輶軒錄。）則其人亦好古敏學之士，今故宮統籤藏帙，書端間鈐范氏藏書印記，其爲文若自藏之本無疑。文若與胡氏子孫，同時同邑，統籤之有刻本者，自易得之，藁本未刻者，亦可借錄鈔補，故此帙傳世獨備耳。

今按范氏統籤藏帙之屬刻本者，爲甲乙戊癸四籤全帙；丙籤卷捌柒至玖貳，玖陸至壹柒壹爲刻本，卷玖叁至玖伍，壹柒貳至貳壹壹抄補；丁籤卷貳壹貳至叁貳壹，卷肆〇〇至肆玖柒爲刻本；卷叁貳貳至叁玖玖，卷肆捌〇至伍伍貳鈔補。餘籤概係鈔本。大約當時刻本，亦僅此數籤，其餘實未板行，非范氏所藏有闕也。其板刻始末，除癸兩籤有序識可攷，甲乙丙丁四籤則皆不著鐫板年月，及授梓人姓名，歷來著錄全書者，亦不及之。四庫總目壹玖叁總集類存目叁戊籤提要，且誤謂戊籤外，惟癸籤僅有續刊，餘則繕錄之本，實爲大謬。今考戊籤楊鼎序：「先生嗣君宣子念齋，一爲博學名儒，一爲二千石良吏，皆足力承先業，用付剞劂，惜乎功未半，相繼捐館。今先生文孫有令修翁者詔九思黯諸君，悉彬彬雋雅，爲鄉黨典則，能卒業祖父書，累年分讐，孜孜靡已，而戊籤乃於康熙乙丑（二十四年）之夏先告成焉。」是則胡氏子孫，歷三世（按思黯爲孝轅曾孫，見孝轅所著讀書雜錄前陳光緒序，）以謀刊刻先人遺著，所成必不止戊籤一種。楊氏又言戊籤先告成，則餘籤續布，成於孝轅孫曾輩，要爲無疑。今諸籤板刻，款式一例，筆畫鈎勒相同，可爲左證也。

楊序所舉孝轅子孫，事蹟多有可考者。夏客字宣子，孝轅次子，「少年以諸生貢成均，鼎革後，隱居不仕，」（見兩浙輶軒錄補遺。）年七十餘卒。徐志壹柒有小傳。夏客博學，著有谷水集二十二卷，四庫總目壹捌玖別集類存目玖著錄，提要云：「孝轅撰唐音統籤，夏客與有力。泛濫古人，耳目既廣，故負其才調，頗以氣骨自高，而粗豪之失，亦由於此。」谷水集大綱未見，其論經史詩文各條，略見徐志小傳所引，皆有考據。吳槎客拜經樓詩話壹引其谷水談林解村詩「一戎纔汗馬」，謂唐高宗有一戎大定樂，（大綱案一戎大定樂，高宗伐高麗時作，見新唐書貳壹禮樂志第拾壹，）皆可見其學淹貫。統籤丙貳捌李頎集中引胡夏客注一條，提要稱統籤之成，夏客有力，當非妄說。念齋名季瀛字子甫，孝轅第三子，順治戊子副

貢，廷試第一，官終九江守，見徐志壹陸季瀛傳及讀書雜錄陳光祿序。惟據楊序宣子念齋皆歿於康熙二十四年戊籤刊成之前，則兩人似無與於續布諸籤之役，其梓行餘籤者，疑當屬之楊氏所舉孝轅孫曾行中令修思黯二人也。

案嘉慶嘉興府志（伊湯安修）伍柴胡申之傳：「胡申之，字令修，副貢生，以病廢目。性嗜書，先世遺稿刊布，不遺餘力。有復齋心在錄。」黃梨州南雷文歷載天一閣藏書記：「海鹽胡孝轅考索精詳，意其家必有藏書，訪其子（大綱按應作孫）令修，慨然發其故篋，亦有宋元集十餘種，然皆余所見者。孝轅筆記引姚牧庵集（大綱按見讀書雜錄下），令言亦言有其書，一時索之不能即得，餘書則多殘本矣。」南雷詩歷載謝胡令修借孝轅先生藏書詩云：「聞說匡牀楊子居，何期得見昔人書，塵封蠹走精神在，墨艷朱明歲月除。寰海被兵方殘士，傳家有集勝垂魚。一甌還借我無有，慚愧此來幸不虛。」讀書雜錄陳光祿序：「今慈孫思黯，紹隆家學，行將盡出所論譔以問世。而曾孫思黯，夙從余游，篤行好古。其校定先世諸集，如沈麟士之手鈔不倦也。」據此令修思黯之能世其家學，實可與同時隱湖毛氏家學媲美，而統籤之繼續刊行之成於二人，又可假以論定矣。

（三）紀統籤編制上兼論統籤與今本全唐詩異同大略

大綱按今本全唐詩雖本胡季兩氏之書以成，然亦時從別本參訂，從長擷取，不專宗一書，故以之持校統籤，多有違異之處。如諸集排次先後不同，則以唐人世次多有不可考者，各據己見設論，皆有引據，難遽定其是非。如篇目多寡不同，今本全唐詩後出，所收自應較統籤為多，惟所增亦有胡氏以為偽作而加刪棄者，全集如戴叔倫集中所雜元明人詩，單題如孟浩然示孟郊詩，胡氏皆加芟除，而今本全唐詩仍依所據本收錄，故不能歸於一致。又有統籤著錄一人，今本全唐詩分為二人二集者。如韋紆集，統籤收錄。今本全唐詩於韋紆之外，別增車綯集，兩人詩既大同小異，而車綯二字又類為韋紆之訛寫，且韋紆詩載在文苑英華，車綯出處無考，似今本全唐詩有誤矣。然考之季書，正復如此，季氏博雅，或另有據，不能遽以相詆。以上略舉數端，以見兩書編制，紛拏不一，輯錄既各有所本，考訂亦各有所據，不能據此非彼。至若略舉兩書人數多寡，篇目異同；絕不能概定其精疏優劣，則又明矣。

至於集中篇題不同，文字有異，皆校勘上問題，與上舉三端之關涉考據者不同，則又紛出雜見，更不能一一指數。大綱當另爲專文，摘條商榷。今但揭舉胡書大綱目，略注其與今全唐詩異同，聊示今本全唐書淵源於統籤者曷在耳。

甲籤帝王詩七卷

大綱按今本全唐詩亦以帝王詩冠總集前，后妃宮人詩亦附入，統籤后妃宮人詩編入壬籤宮閨詩。

乙籤初唐詩七十九卷

丙籤盛唐詩一百二十五卷

丁籤中唐詩三百四十一卷

戊籤晚唐詩二百一卷，餘閏六十四卷

大綱按季氏書今本全唐詩但依諸家世次編錄，時代無考者另編，不揭初盛中晚等界分。

謹案唐詩分初盛中晚之說，始於嚴滄浪（見滄浪詩話壹），元楊正宏選刻唐音，遵其說分初盛中晚，洪武中高棟纂唐詩品彙，亦踵此說爲界分，嘉靖中華亭朱氏刻百家唐詩亦分初盛中晚，胡氏亦援其例也。錢牧齋敍陸勣先刻元遺山唐詩鼓吹，痛詆唐詩分野之說曰：「三百年來，詩學之受病深矣，館閣之教習，家塾之程課，咸秉承嚴氏之詩法，高氏之品彙，耳濡目染，鐫心刻骨，學士大夫，生而墮地，師友熏習，隱隱然兩家種子盤互于藏識之中（中略）。唐人一代之詩，各有神髓，各有氣候，今以初盛中晚，釐爲界分，又從而判斷之（中略），支離割剝，俾唐人之面目，蒙翳于千載之上，而後人之心眼，沈錮於千載之下。」

（見有學集壹伍唐詩鼓吹序，）季氏書自序引此文，並自翊其踵錢說，不以初盛中晚爲界分，爲能「論其世而不論工拙」（見季書自序，）此說甚是。惟案統籤乙丙丁戊四籤，雖以初盛中晚爲界分，而仍依世次爲先後，似亦無礙於其謹嚴。但以雜家詩入己籤，仍分五唐限斷，略有以界分論工拙之嫌耳。

己籤五唐雜家詩五十四卷

五唐，初，盛，中，晚，閏也，其世次無考者，附末。

大綱按己籤多收諸家存詩過少者，零篇佚句，率輯自雜史總集類書筆記詩話地志

石刻等，最足考見胡氏蒐討之勤。今本全唐詩所收此數十家詩，多據此籤。

惟胡氏每注明出處，今本全唐詩抹去不載，至可惜也。

庚籤僧詩三十九卷

今本全唐詩僧詩亦另錄。

又道士詩六卷

今本全唐詩道士詩亦另錄。

又宮闈詩九卷

今本全唐詩后妃宮人詩附入帝王詩，另錄名媛詩。

又外夷詩一卷

今本全唐詩依世次列入諸家中，不另立外夷詩名目。

辛籤樂章十卷

今本全唐詩作郊廟樂章。

又雜曲五卷

按雜曲卽樂府雜曲，今本全唐詩有樂府門，又以散見諸家集中者彙輯收入，故其數多於統籤雜曲。

又填詞十卷

按胡氏自陳晦伯花草粹編中錄出，以花間集爲訂校，排次依粹編，以調爲主。

今本全唐詩略有補葺，排次以人爲主。

又調，謠，諺，語，四卷；諧謔四卷；謎，酒令，一卷；題語，判語一卷；識記一卷；占辭一卷；蒙求一卷。

按今本全唐詩分爲諧謔一卷，判一卷，歌一卷，識記一卷，語一卷，諺，謎一卷，謠一卷，酒令一卷，占辭一卷，蒙求一卷，全依胡書錄成，惟排比先後，稍加改更，又全將出處刪去，但存小注。

又章咒四卷，偈頌二十四卷。

按今本全唐詩刪去，（參今本全唐詩凡例。）

按胡書章咒四卷，其卷一，卷二，諸經章咒，胡氏注出度人經，引趙琦美語一條，則所據或玄度藏本，今傳本脈望館書目仙家類有雜抄道藏經六十一本，或此

經即在其中（胡氏輯統籤參校趙氏藏本極多，詳另章。）卷三四錄黃籙玉籙金籙，自注出杜光庭撰。

偈頌二十四卷，胡氏錄云：「唐禪衲說法韻語，亦詩之流。今除散在篇話中者不錄外，錄其明以偈頌標者，自四五六祖訖五宗諸嗣，以及他名偈舉識詩之全。其初二三祖四雖出往朝，分冠卷首，著開承之有自焉。」略可見其編制之例。其序次：一，諸祖；二，四五祖旁出法嗣；三，六祖旁出法嗣；四，南嶽下，五，青原下；六，潯仰宗；七，臨濟宗；不，曹洞宗；九，雲門宗；十，法眼宗；十一，應真往生諸異僧並僧識；十二至十七，寒山子詩；十八，拾得豐干詩；（按寒山子拾得豐干詩今本全唐詩收入僧詩。）十九二十，道世頌；二十一，名僧語諺；二十二之二十四，龐蘊詩偈。（案龐蘊詩今本全唐詩收入僧詩。又案胡氏所錄諸祖諸宗偈頌，要不出於五燈會元也。）

壬籤仙詩三卷，神詩一卷，鬼詩二卷，夢詩一卷，物怪詩一卷。

今本全唐詩，分仙，女仙，鬼，怪四類，據統籤而略加補輯，排比秩序不同，而多刪其所注出處。

癸籤分體裁，法微，評彙，樂通，話箋，談叢，集錄，等七門，共三十三卷。

今本全唐詩不收。按四庫總目壹玖陸詩文評類貳唐音癸籤條提要云：「（上略）爲目有七，一曰體裁，凡一卷，論詩體；二曰法微，凡三卷，分二十四子目，自格律以至字句聲調，無不備論；三曰評彙，凡七卷，集諸家之評論；四曰樂通，凡四卷，論樂府；五曰話箋，凡九卷，訓釋名物典故；六曰談叢，凡五卷，採摭逸事（大綱案談叢清曹溶收入學海類編；）七曰集錄，凡四卷，首錄唐集卷數，次唐選各總集，次金石墨蹟。」又曰：「詩話採摭大備，爲全唐詩所未收，雖多錄明人議論，未可盡爲定評，而三百年之源流正變，犁然可按，實於談藝有裨。」所論大體不誤，可資參照也。

（四）紀統籤編制下

統籤編訂諸集之例，首弁小傳，大抵取材於兩唐書，雜史，筆記，地志，詩話，及各家別集等書，較今本全唐詩爲加詳，而不及季書之繁冗（季書多錄兩唐書本傳全

文。) 諸家世次，籍貫，行誼之有疑義者，間加考據，每能精當。如駁新唐書以王昌齡爲江寧人而不言其官江寧之誤。引其集中有灞上聞居詩及故園今在灞陵西門之句；方輿勝覽沅州地志：昌齡自江寧丞謫龍標，引其詩云，「昨從金陵邑，還謫沅溪濱」。又舊唐書陸贄傳亦有文士知名京兆王昌齡之語等三證，斷昌齡爲關中人官江寧者，世稱王江寧，蓋以官，非以里，（具見丙貳壹。）今按覈皆不誤。又辨錢起江行無題一百首應屬其孫珣之作，引文苑英華載珣舟中集序「秋八月從襄陽浮江而行」語，證以詩中所敘時節景色，經行之地，定爲珣自中書謫柳州時所作（見戊捌捌，）皆一一脗合，精確不移之說也。又採輯佚聞遺事，附入小注，並注明出處，雖不能一一賅備，亦不失以詩繫人，爲論世之資，作一代別史觀也。

小傳以下，敍錄諸集之著錄於唐宋志，晁志，陳錄，馬氏經籍考者，其卷數多寡，篇目存佚之可考者，亦間及之。間或注明其所引用板本，疏通源流，校訂得失，往往有裨於治習唐集目錄之學，大綱有另章紀之。其名家集如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並附年譜，則皆刪節舊譜以成，李譜用薛仲邕本，杜譜雜用黃鶴魯本，韓譜用洪興祖本，白譜用唐詩紀事輯本，則其時孝轅未及見陳伯玉本白譜也。

（陳本罕傳，朱竹垞得之於隱湖毛氏，以贈汪立名，汪氏纂白香山詩集，刻入集中，自是始爲世人習見。）

集中篇目，概以體類排比，先分體，次分類，（全書僅李紳追昔游詩，韓偓香奩集，依原次序編錄），因之舊本面目，概無可考，彌爲缺憾。蓋自五代以來，唐集流傳日少，卽名家之集，亦多輯自宋人，明嘉隆以後，宋元舊本，亦漸亡佚，後人重加補輯，無從規復舊觀，遂以體類相從，分科編卷，嘉靖以後，吳中活字板唐人詩集，種類甚多，編訂以體類爲分者，十居其九，孝轅此書，殆亦難求其有所特異矣。獨滄葦以精鑒名家，祛除此弊，其所編訂全唐詩集，類皆依舊本編定。季氏藏書，網羅最富，延令書目載宋元本唐人別集，特稱完備，今循目以校全唐詩集，款式篇題，類皆脗合。惟杜工部集，遵用牧齋箋注之本（按牧齋箋注用吳若本），並逐錄箋注，弁以錢氏原序，未免阿私所好，有悖全書不用注釋之例。然正亦足見季氏之重視舊本矣。

今本全唐詩，藉胡季兩書爲前資，可以從容定其去取。故於季書之依舊本編定

者，概仍其舊貫，不加改張。其蒐求遺佚，補輯散落以成集者，胡書最著功績，今本全唐詩得力於此者爲多。此以三書並觀，可以一一考見者也。

考今本全唐詩之修纂，始於康熙四十四年三月，成於四十五年十月（見曹寅進書表，）費時不足二年。入局參校之人，彭定求楊訥潘從律汪士鋐沈三曾徐樹本車鼎晉汪繹查嗣瑤俞樞共十人（見進書表，）而汪繹以四十五年七月詩局未竣時逝，見繹所著秋影廬詩集查慎行序，故終其事者僅九人，且亦不時駐局中，（彭定求南畝文藁前載定求六世孫祖賢編南畝老人年譜，載定求康熙四十四年奉特旨令爲全唐詩校刊官，五月赴詩局（按詩局設在楊州），九月暫歸。次年二月赴詩局，九月暫歸；十月復至楊州；十一月歸。可見當時諸與參校者，亦不時在局中也。）千卷之書，以不足十人之力，不盈二年之功以成之，其不能多所校正增補，理或宜然。朱竹垞致曹通政寅書云：「曩承面諭補綴全唐詩第十一函第七冊孫元晏以下，至張元正，共十四開無考，今查出四十三人官爵似宜注明，又李譚□六詩七首，又聯句三首，似宜補入，但業經進呈，成事不說，留此以見愚者千慮之一得耳。（見晨風閣叢書內潛采堂書目四種之一全唐詩未備書目後馮登甫記。）」蓋其時竹垞方在楊州修兩淮鹽英志，受棟亭之托，從事補綴。兩人過從，於時爲密，乃竹垞補綴方畢，而其書已經進呈，亦可見當時匆匆校訂成書，固未暇細篋密理，「業經進呈，成事不說」，尤足見官修書敷衍了事，不願深究之積習。若全唐詩之校訂，在乾隆嘉靖盛飾文物之時，得敏學博古之士，廣集佚書，詳蒐大典，其精詳當不止倍蓰於今之全唐詩矣。今其書疏謬各處，爲學人詬病摘斥者，亦有襲自胡季兩書，咎不專屬於與修諸人，然亦有兩書不訛，今本全唐詩獨誤者，又不鈔其例，則當時分工校讐，不能會通諸集，（汪繹秋影廬詩集中邗江集和忍齋校書述懷疊韻見寄詩云：「唐賢千八百，分校百之十」，蓋季氏書共收一千八百九十五人，故云千八百，十人分校，各得百之十。又朱竹垞曝書亭集卷叁寄查伊德編修書云：「比得書知校刊全唐詩業已開局，近聞足下先取杜少陵作，審字義之異同，去注釋之紛綸，而歸于一是」。皆可考見分校情形。）細細比較。故一詩兩見之作，不盡注互見。甲詩竄入乙集，統籤加注志疑者，又皆刪去其注。如此之類，數見不乏其例。趙居貞雲門寺投龍詩小序中「非禮也」句下，脫去「當是時上元龍禮猶未備余責以龍壁觀之皆不肖於是詰勅官吏

□數人更易□□壁撰良日祈福，其詩「陰崖」下亦脫去「仙乳滴兀然起羣山遠望何所隔太陽未出淘曠晃」共至數十字，其校刻之疏，又可知矣。

(五) 紀統籤引用板本

統籤諸集所據板本，胡氏間於敘錄中注明，茲鈔掇若干條，加以疏證。其中祕笈僻本，今已散佚無考者，居其半。大綱譾陋，何足盡其原委，然考覈所及，亦稍有發明，可以訂補前人著錄唐人別集者數事，故敢藉此比附於徵訪唐人小集之義，草成此章，進求博雅之士，加以指教也。按胡氏藏書稱富，而當時同邑姚士粦輩，又皆淹貫羣書，尤精鑒別，搜奇訪佚，以聲氣相投。其餘如趙玄度錢牧齋毛子晉輩，皆江左藏書之盟主，與胡氏相往還，通假圖書，並有可考。胡氏藉斯風會，博采兼收，絢綢琳琅，耀人心目，今茲所記，猶可窺其一鱗半爪。至於愚旨所在，頗擬藉此考求唐人別集流傳原委，爲日後尋繹全唐詩出處之初程，非條列書名，作「望梅」之壓而已也。其餘統籤依據之本，胡氏未加明注者，則雖有會心，知其厓略，不敢竄入篇中云。

杜審言集乙 陸陸

胡氏敘錄：「唐志集十卷，宋志亡。（乾道）時有吉州戶曹趙彥清，以審言嘗爲其州司戶，搜得詩四十三首爲一卷，刻之戶廳。今集即趙本也」。

大綱按宋本杜審言集，前有乾道庚寅廬陵楊萬里序云：「杜審言，字必簡，嘗爲吉州司戶。戶曹趙君彥清，旁搜遠撫，得其詩四十三首，將以刻棗，以傳好事，且爲戶廳寶玉大弓。屬余序之」。（下略）（陸氏詒宋樓藏書志陸捌載全序，又見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貳肆。）胡氏所據卽此集。其書明有繙刻，天一閣范氏及丁氏所藏皆明刻，海源閣楊氏所藏，乃宋刻也，皆見各家書目。

孟浩然集丙 壹貳

胡氏敘錄云：「王士源編爲詩二百十七首，劉須溪增多三十三首，近世顧道洪復益三十首，今校正爲二百六十四首」。

大綱按元刊劉須溪批點孟浩然詩集，見錢牧齋絳雲樓書目，及黃蕘圃士禮居藏書

題跋記伍。明人繙刻有二。其一有吳興滂濛初識語，謂參以李夢陽評語，又稱全錄則從劉本，次第從李本者是。其一，顧道洪以宋本參校本。（上兩本丁丙善本室藏書志或肆皆有詳明著錄。）胡氏蓋據顧本而加以校正，亦錄須溪評語也。

顧氏此刻凡例，謂以宋本為準，凡有字異者，句異者，前後倒置者，通篇不同者，並於宋本內注元本作某，或二本作某字，（按二本蓋指劉本及顧氏所稱吳下刻高岑王孟十二家本。）句亦如之，故其書稱完善。黃蕘園譏元刻劉須溪評點本紕繆，（見士禮居藏書題跋記伍孟浩然詩集三卷宋本跋，）正不可以此見同等視顧刻胡書也。（蕘園譏元刻須溪評點本無歲晚歸南山作為脫所不當脫，今胡書收此詩，並有須溪評一條，又譏元刻收歲除夜有懷為衍所不當衍，丁丙氏已疑當日宋本不止一刻，不可據彼非此矣。）

戴叔倫集丁陸肆

胡氏敘錄：「唐宋志述蕘十卷，宋志詩一卷。今代雲間朱氏刻本二卷，但中雜元人丁鶴年，本朝劉崧詩，而他詩亦有引用後代事者，訛譌不一。今稍加刪訂，其見中興閒氣，又玄，才調三集，文苑英華，郭氏樂府，洪氏絕句，紀事，三體，高氏品彙，確然無偽者，定為正集二卷。餘在疑似間者，別為附錄一卷，庶不相殺亂云」。

大綱案胡氏蓋據華亭朱氏百家唐詩本叔倫集而又加以刪訂也。

朱氏百家唐詩，前後有兩刻，取捨略有不同，叔倫集則兩刻皆具。後刻依徐獻忠唐詩品目編訂，故歷來概稱其書為徐獻忠編（參四庫總目壹玖貳五十家唐詩條，）實則其書有嘉靖華亭朱警東愚識語，明言其書編刻自其父子，故胡氏直稱為雲間朱氏刻本耳。其書大綱另有考索，見下孟貫集條。

張籍集丁柒伍

胡氏敘錄云：「唐志籍詩七卷，宋志十二卷，乃南唐張洎重輯，為篇四百餘，錢公輔名為木鐸集，（案見陳氏書錄解題壹玖。）後侍講湯中復益二十七卷，引

據昌黎外集及籍詩中語，定籍生於吳，寓於和。淳祐中吳守魏峻復益六篇，編爲九卷。其商女勤齊二詩，爲樂天所稱者，（大綱按見樂天讀張籍古樂府詩），及效阮步兵一日復一日同昌黎公作者，並亡逸不可得。大綱按胡氏當時必見及湯本爲編訂之資，敘錄所引湯氏所益篇數，諸家著錄皆無之，非目驗不得臆說，又集中引湯中評語一條，據正德劉成德刻本，後跋稱得湯本合校歷陽盱江二本以成書者亦無湯評，皆可證胡氏見及湯本也。敘錄所云淳祐吳守魏峻編爲九卷，增益湯本六篇，亦不見於其他著錄（書錄解題僅言魏峻叔高刻之平江，不言所增篇數，）四庫總目壹伍〇張司業集條提要引陳氏語直稱湯氏刻之平江，略去魏峻不言，略有疏漏之嫌矣。

孟郊集丁柒柒

胡氏敘錄云：「郊集宋敏求重編者也，稱爲完書，詩五百十一篇。分其類爲十三，不分體。景定中武康令國材重鋟，有評。今分體仍以類爲次，國令評及劉辰翁評可採者並附。」

大綱按景定國氏所刻孟東野集，明嘉靖丙辰無錫秦禾有重鋟本，見莫友芝宋元舊本書經眼錄，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貳伍，）惟諸家著錄不言有國氏評語，豈重鋟刪去耶。劉辰翁評疑出須溪集佚本中，誌此以待他日探考。

盧仝集丁柒捌

胡氏敘錄：「宋慶曆中本又有集外詩十五首附集後，另爲卷，乃昌黎韓盈得之道士崔懷玉補者，今合爲一卷，編注補字題下，存其舊。」

大綱按胡氏蓋據宋慶曆韓盈序三卷本爲編補也。（涵芬樓四部叢刊影印明影宋鈔本，後有徐獻忠跋，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及孫之逢注玉川子詩集孫峻跋引徐跋皆稱亡名氏跋，則傳鈔漏其署名也。）宋本刻成於皇祐元年己丑四月，見孫之騷注玉川子詩集孫峻跋，胡氏據韓序署慶曆八年，遂稱慶曆本耳。今本全唐詩亦錄自三卷本，故目次卷數皆同，惟增逢病軍人，除夜，山中數首。四庫總目壹柒肆別集存目一，玉川子詩集註條云：「全唐詩增多（正德刊本）二十二首，編

爲三卷。實不知全唐詩所增于正德本者，即出自傳世之三卷本也。

李賀集丁捌壹

胡氏敘錄云：按賀詩二百三十三首，出賀所手編，授沈學士子明者，載杜序。其明投匭中之說，恐不足信。宋劉後村謂佳句原不可多得，使賀集不遭厄，未必能一一如今之積善，此言爲得之。今本四編爲二百十九首，較原數缺十四首，不知何年所遺去。外集二十二首，宋人所補，晁公武云，得之梁子美家者，不知前所遺十四篇即在此中否。今別錄於後。郭茂倩樂府載有逸詩二篇，并附。若東觀餘論云賀有逸詩五十二篇，則今無考矣。元至元中復古堂本有臨川吳正子箋注，及劉辰翁評語同行，今采摘一二錄附各篇備覽。

大綱按元至元復古堂刊吳正子箋注劉辰翁評李長吉詩集四卷外集一卷，有識云：「長吉詩舊藏京本，會稽本，宣城本，互有得失，獨上黨本爲勝，今定以鮑本，而參以諸家。箋注則得之臨川吳西泉，批點則得之須溪先生評論，并附入梓。」胡氏所舉者，即此本也。（又案此本有明弘治間翻刻本。）外集詩自宋書棚本以下皆十五首，胡氏謂爲十四首者，以其中白門前與正集上之回語句相同，故刪汰之爲十四首耳。其據樂府詩集所補逸詩二首，爲靜女看曙曲，少年樂，故今本全唐詩李賀詩五（當通行本外集，）亦去白門前而另增靜女看曙曲少年樂二首於集尾也。

鮑溶集丁玖拾

胡氏敘錄：「按鮑溶集唐藝文志五卷，曾子固增爲六卷，晁公武讀書志有本止詩一百九十二篇，則逸其三分之一。今所據爲南昌李念襄本，故友趙玄度所藏，子固所稱別爲一卷三十三篇者咸在，而其他則多闕佚。以洪氏絕句及文苑英華等書補之，得七十八篇。逸句載張爲主客圖及晁志者附焉，容再訪全璧。」

大綱按鮑溶集胡氏所云李念襄本，今無考，玄度脉望館目亦未著錄。今傳世汲古閣本，六卷，集外詩一卷，計詩一百七十七首，較統籤所收爲富。然統籤所載風箏，湘妃列女操，羽林行，鳴雁行，織婦行，塞上行，採珠行，采葛行，南

塘(二首,)東鄰女,寄李都護,長安旅舍懷舊山,漢宮詞(二首,)薦冰,送薛補闕入朝等共十七篇爲汲古本所無,是又出於李念襄本可資訂補者,彌可貴也。今本全唐詩據以補入,而不注出處。四庫所收江南葉裕家鈔本,與汲古本同,提要謂全唐詩多葉鈔十六首,(案全唐詩實多葉鈔十七首,其風箏一首,增於第十六卷末,不與其他十六首同綴書末,故館臣未之察耳。)亦不知其出於統籤也。

白居易集丁玖叁

大綱案胡氏此集,假錢牧齋宋刻善本,補詩十八首。胡氏敘錄:「續後集之止存一卷者,近復於錢太史受之所藏宋刻善本錄得一卷,附各體後,注補字以別之」,考居易集,據其自記:「長慶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續後集五卷。

(見白氏集後記。)」晁氏讀書志著錄七十一卷,又云:「續後集亡三卷」。陳氏書錄解題拾陸著錄白氏長慶集亦七十一卷,並云:「今本七十一卷,蘇本,蜀本,編次亦不同,蜀本又有外集一卷,往往非自記之舊矣」。馬氏經籍考壹叁叁亦云「續後集亡三卷」。此宋以來所稱續後集亡佚之數。再據歷來藏家著錄,更參校明華氏活字本,錢(應龍)本,馬(調元)本,(大綱按錢馬二本最紕繆,清汪立名刻白香山詩集所撰凡例中曾論及之,其說甚是,)無論其爲宋刻,校宋,覆宋本,皆不出七十一卷之數。而續後集之名,蓋久已不預於刻家之事矣。今涵芬樓影日本元和戊午刻本,其第七十一卷,別稱後集,論者以爲未改廬山次第(見重印四部叢刊書錄,)但亦無續後集之稱。今胡氏引牧齋宋刻善本,明著爲久佚之續後集,且所引詩十八首,皆傳世舊本所無。卽東瀛之本,集後有聞李崖州貶二絕,爲他本所無,與晁氏所記獨合,其書今稱獨步者,亦無此十八首也。由此論之,則牧齋所藏續後集,倘卽宋時所存二卷中之一,而七十一卷本中之七十一卷,亦爲續後集中之一卷耶。如此,則晁馬兩氏續後集亡三卷,藉此可得一通解矣。

復案錢曾讀書敏求記白氏文集條:「樂天自杭州刺史詔還,排纂其文成五十卷,號長慶集,徵之爲之序。又成後集二十卷,自爲之序,嘗錄一部一部置廬山東

林寺，北宋時鏤諸板，所謂廬山本是也。絳雲樓藏書中有之，惜乎不及繕寫，庚寅一炬，此本種子斷絕，自此（章鉅校云，原校自此二字改世字，題詞本阮本胡校本均作世，）無有知廬山本矣。 （據章鉅校讀書敏求記四之上。）據此，胡氏所假牧齋藏本，必即此本無疑。若此則遵王所謂種子斷絕者，人間猶有遺蛻可尋，摩挲此十八首存佚之詩，令人有拾遺編殘卷於鳴沙石室之同快也。

再案統籤於七月一日作詩下注云，「錢太史藏宋本云，前二韻題作雨歇池上」。今考此詩惟日本元和本亦作雨歇池上。又聞李崖州貶二絕，見於晁志者，又獨此集及日本元和本有之，則元和本與錢本實同源，不過少續後集一卷耳。特遵王稱牧齋之藏爲廬山東林本者，略有疑義。考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卷下云：「白公自勒文集成五十卷後集二十卷，皆寫本，寄藏廬山東林寺，又藏龍門香山寺。高駢鎮淮南寄語江西廉使，取東林集而有之。香山集經亂亦不復存。其後履道（坊）宅爲普明僧院，後唐明宗子從榮，又寫本置之經藏院，今本是也。後人亦補東林所藏，皆篇目次第未真，與今吳蜀本摹板無異」。則東林本已爲後人所補，遵王直引白氏自記藏書東林事，而謂北宋時取而鏤諸板，一若牧齋藏本無異東林舊帙者，微覺失於考據。惟其謂牧齋藏本，屬北宋鈐，當非妄語。至於敏求稱東林本與吳蜀摹板無異，但概指篇目次第非真，非謂其一一相同，證以直齋所謂蘇本蜀本編次又不同之語，可以知之矣。

又按清汪立名編白香山詩集，四庫總目壹伍〇稱其於諸刻之中，特爲善本。立名蓋曾據統籤校訂，（見其書凡例，）轉錄牧齋所藏續後集中佚詩十八首也。又另自季滄葦手校宋本補輯十一首，並文苑英華才調集等書所存漏載詩，共五十五首爲補遺一卷，故其書至今稱詳備。今本全唐詩白集末卷依汪氏補遺編訂，僅提出諂婢失勝一首，但皆削去出處，遂令人不知其有出於絳雲珍本，季氏祕笈者矣。

茲將佚詩十八首篇目錄如次：

池畔閒坐兼呈侍中

叔冬卽事憶皇甫十

小庭寒夜寄夢得

西還壽安路西歇馬

酬令狐丞留守尚書見贈十韻

聽蘆管

送滕庶子致仕婺州

雨中訪崔十八

夢得得新書

初見劉二十八郎中有感

夜題玉泉

拜表早出贈皇甫賓客

贈鄭尹

別楊同州後却寄

狐泉店前作

贈盧續

與裴華州同過敷水戲贈

閒游

元稹集丁玖肆

胡氏敘錄：「唐藝文志元氏長慶集一百卷，小集十卷。宋志集四十八卷，逸詩二卷。閩蜀本止六十卷，亡去四十卷，多紊十體之舊。今行世閩蜀本，洪适重雕越郡者也。（大綱按洪景明重雕者，當與閩本同源，與蜀本無涉。）今稍加釐正，分體爲次，仍於各體中分注古諷，古體，悼亡等類，其樂府古題新題，槩多樂諷，與律詩之律諷，皆難以細分。祇仍以舊次爲編。而艷詩一體獨闕，晁氏云五十二篇。今以互見他書者，得五十九篇，而其他集所排漏者又十一篇，則附各體之末，注補之以別之」。

大綱案元集洪景明之刻於浙中者，有明嘉靖壬子董氏翻刻本。錢曾讀書敏求記元氏長慶集條：「弘治元年楊君謙抄微之集，行間多空字，蓋以宋本藏久漫滅而

不敢益之也。代書詩一百韻上光陰聽話移後全闕，乃宋本脫去二頁，無從補入耳。嘉靖壬子東吳董氏用此本翻雕，而以己意妄填空字，可資捧腹。亂後牧翁得此宋刻微之全集于南城廢殿，向所闕誤，一一完好（下略）。近人傅沅叔先生藏園羣書題記（第一集）宋蜀本元微之文集十卷跋：上（上略）（盧）抱經所見，乃浙本，即上溯之錢牧齋所得，楊君謙所錄皆是也。。可知當時元集傳世浙本，多有闕佚，楊錄董刻莫不然，泊牧齋得善本，始盡補闕文，遂有微之集殘闕四百年一旦復爲全書上寶玉大弓，其猶歸魯之徵等語。今案統籤微之代書詩一百韻上光陰聽話移句下，亦闕，胡氏拾紀事所載佚句補之，是則胡氏猶未及見宋刻之全者也。惟季氏書此句下亦缺，最不可解。案延令書目，有照宋鈔元氏長慶集一套，又元集既經牧齋手補，遵王著錄，滄葦不應未見之也。今本全唐詩則概已補正，則必當時與修諸人得見牧齋補本耳。

又案微之集，宋人重編者已紊十體之舊，（微之敘詩寄樂天書云，「有詩八百餘首，色類相從，只成十體。」見元氏長慶集叁拾。）洪景伯刻微之集，已致慨云，上今之所編，又律呂乖次，惜矣，舊規之不能存也（見浙本元氏長慶集洪氏自跋）。馬氏經籍考（貳叁叁）引晁公武讀書志：上長慶集今亡四十卷。又有外集一卷，詩五十二篇，皆宮體也。。（大綱按涵芬樓影印宋袁州本晁氏讀書志及通行本皆無又有外集一卷以下三句，或者馬氏所加也。）陳振孫書錄解題拾陸：上中興目錄止四十八卷，又有逸詩二卷。。稹嘗自彙其詩爲十體，其末爲艷詩，暈眉約鬢，匹配色澤，劇婦人之怪艷者。今世所傳李娃鶯鶯夢游春古決絕句，贈雙文示揚瓊諸詩，皆不見於六十卷中。意館中所謂逸詩，即其艷體耶。。此即宋人已無可取證之懸疑也。胡氏編艷體爲五十九首，意欲規復厥始，而所取多才調集中詩，爲正集所漏佚者，今本全唐詩遂取才調集所載，錄爲一卷，另收統籤所輯見于他籍之逸詩，略加補綴，別成一卷，皆附集末，此今本全唐詩元集之所以獨稱瞻備耳。

劉禹錫集丁政伍

胡氏敘錄云：上按禹錫集本四十卷，宋逸其十。常山宋次道輯而補之，名曰外

集。正集吳中有鈔本，譌舛殊甚，外集雖楊升庵亦云未見其全，惟嶺南黎民表嘉靖中得自京師藏書家者爲獨備。今取正外二集合編之，間取一二逸者補焉，仍爲十八卷，以存其舊。

大綱按劉禹錫集外集明以來極罕見，胡氏稱雖楊升庵亦未見其全，汲古閣珍藏書目有宋板劉賓客外集十本，毛斧季識云，「正集人間有，外集世罕有之」。黃蕘圃僅得外集舊抄，亦稱訛譌不一。（見士禮居藏書題跋記伍。）四庫總目（壹伍〇）劉集提要亦謂「外集世罕流傳，藏書家珍爲祕笈」。明初刻本，正集三十卷，稱中山集。胡氏獲黎民表（案黎民表，字惟敬，從化人，號瑤石山人，有詩名，）所得外集，在當時誠屬瑰寶矣。近年武進董氏影東瀛舊藏宋刊正外集行世，涵芬樓四部叢刊復加影印通行，公私藏家，架上案頭，往往而備，以今視昔，尤嘆前賢治學之不易，胡氏蒐求之力爲不可及矣。

又按胡元瑞筆叢稱萬歷中黎惟敬刻劉夢得集，中多正是。陸氏甬宋樓藏書志陸玖有劉賓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舊抄本，有黎民表萬歷二年刻序。

施肩吾集丁壹百拾

胡氏敘錄：「宋黃伯思跋肩吾集云，肩吾詩無慮五百篇，陳倩所序，纔六十二篇，雖倍於倩書，而尙虧於元本五之四，可爲浩嘆。茲補黃本爲多」。

大綱按施肩吾西山集十卷，唐宋志同，晁志馬氏經籍考並五卷。其書傳世極少。胡氏所云宋黃伯思跋，見伯思所著東觀餘論下跋施真人集後條，要不能卽定爲胡氏所據之本也。今本全唐詩肩吾集所收詩無增于統籤者，當亦以無他本可以據補，知胡氏所據自亦舊傳善本也。

殷堯藩集丁壹壹叁

胡氏敘錄云：「其集久亡，吾友屠君懋昭，以鄉之前獻（按胡氏考據云「按紀事堯藩嘗以侍御江南，白樂天集云，堯藩有憶江南詩三十章，皆言蘇杭事，稱堯藩爲旅人。乃吾郡古志，並稱堯藩人物中，鑒有可據，當是先客禾中，後樂其風土移家耳」，故胡氏稱之爲鄉之前獻。）不忍遺佚，講求數年，始得宋刻本，

爲詩八十七篇，庶幾全璧云。

大綱按堯藩詩，唐志著錄僅一卷，胡氏稱屠君所得宋刻，八十七篇，庶幾全璧，要非諛詞。屠氏之藏，久已不聞於世，統籤本雖經改訂，非復宋刻舊時面目，然名驥不得，馬骨自足珍也。季氏書無堯藩集，蓋博覽精鑒於延令，亦未見此集，資其編訂。故今本全唐詩堯藩集即依統籤編定也。

顧非熊集 丁 壹肆伍

胡氏敘錄：「鹽邑舊有刻本，僅得詩十七篇，今以弘治中如嚙老人張習抄本及虞山趙玄度藏本，共補爲七十四首」。

大綱按非熊詩集，唐宋志著錄皆一卷，胡氏蒐合七十四首，不可謂不備矣。考非熊爲况子，海鹽人，萬歷間顧氏裔孫名瑞者，輯况華陽集三卷，附非熊一卷，四庫所收即此本，胡氏所云鹽邑舊刻僅十七篇者，殆即其書也。提要云，「非熊詩僅十餘首（中略）未爲賅備」，此誠不可與胡氏所輯較詳略矣。張習本無考，趙玄度本亦不見於脈望館書目，或者在彙刻中，書目未標出耳。

許渾集 戊 伍

胡氏敘錄：「本集篇目五百餘，後人或割入杜牧集中，或取趙嘏詩益之，本多淆譌。今據大德中信安祝得甫本，益加釐正，益以別見者二十餘篇，合得四百五十五篇云」。

大綱案許渾丁卯集有元大德信安祝得甫刻本，即錢遵王所謂「暇日校許渾詩」，元刻增廣者較宋板多詩幾大半」（見讀書敏求記集部許渾丁卯集條）者是也。

李羣玉集 戊 陸

胡氏跋云：「余舊鈔宋本文山集，缺其七首。嘉靖中，澧人劉崇文刻者爲全。外王父方伯劉公所秉憲于澧得之，爲吾中表玄將鐸所藏，因得補完。余書贊校，玄將功爲多，不獨此編也。癸未仲冬日震亨」。

大綱案李羣玉詩集，宋刻棚本及黃堯圃藏舊鈔刻各種本與毛氏汲古閣刻八唐人集

中李文山集皆不同，堯叟極詆毛刻謬誤，（具見士禮居藏書題跋記 伍李羣玉詩集刻明鈔本，宋刻本前後二條，案此宋本非棚本，蓋棚本分體編，而此宋本不分，跋語可考。棚本堯叟後得，極珍異之，前後題跋皆滿，未錄入潘刻題跋記也。今棚本已入本所之藏，涵芬樓取以影印行世者即此本，蓋假自鄧氏羣碧樓，今又轉入本所矣，）取校各本，又有不同。胡氏所云「舊抄宋刻李文山集」，不知所指何本，今以統籤校棚本毛刻又各異。如洞庭驛樓雪夜燕集奉贈前湘州張員外詩，「風雨沉銀鈎」句下，統籤注云缺八字，即下接「滄洲」兩字合爲一聯，再接以下九韻。棚本毛刻皆以「風雨沉銀鈎」爲終篇之句，別以「滄洲」以下九韻爲另一首，即以「滄洲」二字爲詩題，此其違異出入最大處也。今按此詩自應連「滄洲」以下九韻始能收語意俱到之妙，蓋「滄洲」句以上，追敘張湘州在任時同游觀之樂，「滄洲」句以下接「童兒侍郭伋，竹馬空遲留」，點明此時張已去任，故云「竹馬空遲留」，始與題「前湘州張員外」相合，而驛樓之會，蓋餞張君，故又接以「路指雲漢津，誰能吟四愁」之句。如此敘述，始能氣脉銜貫，詞意並達，固非僅以上下段韻脚同叶而已也。若割「滄洲」爲詩題，屬之下九韻，不徒詩不可解，抑且此九韻詩中無一語與滄洲二字有干係也。據此知胡氏所據之本，別出棚本毛刻之外，而亦有棚本所不及處，可資參訂也。今本全唐詩，此詩依統籤本，又注云「一本自兒童以下另爲一首，題作滄洲」，蓋亦以割裂之不可通也。

澧人劉崇文本待考。

方干集 卷壹

胡氏敘錄：「干集宋本具存，計三百十七篇，少楊弇所綴者五十餘，而宋藝文志爲卷僅二，意當時已有遺落者。今於他書搜得二十九篇，各注補字題下，尙缺二十有餘，俟淹博者再補之」。

大綱按方干集前有唐昭宗乾甯丙辰中書舍人王贊序，稱于甥楊弇泊門僧居遠收綴遺詩三百七十餘篇，析爲十卷云云。唐書藝文志同，宋史藝文志僅二卷，故胡氏謂當時已有遺佚也。胡氏所稱宋本不知指何本，按席氏百家唐詩本亦從宋

刻錄出，持校統籤，類多相合。惟席刻不分體，而統籤例以體類相從，無從按覈所據原本篇目次第，以斷其是否與席刻同出一源也。

李頻集 戊 叁 叁

胡氏敘錄：「建郡刻頻梨嶽詩集，乃宋元熙，元大德舊本，詩一百九十五首，今續補者五首」。

大綱案今以統籤校涵芬樓影印明鈔本梨嶽詩，統籤實多即席送許口之曹南省兄，送羅著作兩浙按嶽，暮秋宿清源上人院，秋夜宿重本上人院，贈立規山人，蘇州寒食送人歸觀，下第後屏居書懷寄張侍御，共七首。明鈔即出自宋嘉熙元大德本者，然則胡氏所稱續補五首者，豈七首之訛，抑胡氏所見較此鈔爲多二首耶。今本全唐詩即依統籤所補增入集後，故闕字與統籤皆同，但另增答韓中丞容不飲酒一首耳。

薛能集 戊 伍 陸

胡氏敘錄：「鄭谷云，近世詩人述作，惟薛公篇什最多。宋張詠亦云，薛詩近千餘首，詠知益州日，以薛詩無全本，搜輯五七言自二韻至百韻得四百四十八篇，依舊卷數編十卷行世。後紹興中山陰陸榮望以全集累句不少，刪爲二百三十篇。自跋云，于太拙無負。今傳本即陸所刪，然實二百五十六篇也。茲于陸本外更搜得四十八篇，各注補字題下，通爲三百四篇云」。

大綱按薛能許昌集紹興陸榮望刪本，毛氏汲古閣刻之八唐人集中，胡氏即據陸本增訂者也。

孟貫集 戊 餘 拾 壹

胡氏敘錄：「詩一卷。諸志不載貫集，惟雲間朱氏百家唐詩有之，蓋晚出得之宋刻者」。

大綱案雲間朱氏百家唐詩，前後有兩刻，子目微有不同，孟貫集即前刻有而後刻無之。前刻著錄於天祿琳琅書目（續二十，）以其書不著彙刻姓名，撰目者遂

不知其爲朱氏所梓。後刻著錄於錢氏絳雲樓書目，季氏延令書目，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等。丁氏著錄僅謂所藏與天祿琳琅子目不同，亦未知其爲一書而有前後二刻也。

茲略加考訂如次：按朱氏百家唐詩今公私藏書家多有庋藏其書者，前書有嘉靖庚子秋華亭朱警東愚識云：「先大人馳心唐藝，篤論詞華，乃雜取宋刻爲百家。初以晚唐諸子格卑，欲加刪易，林丘薄暮，遂成遺志。小子湫薄，未敢輕議。友人徐君伯成獻忠，作唐詩品一卷，論三變之原委，探諸子之惊意，各深其義，如抵諸掌。乃循其所尚，差其品目，於舊本之外，補入十二家，而以徐君所撰冠諸端。」據此朱氏蓋於其父所編，有所更易，遂托遵遺志，而改訂則循友人品目，示不敢輕於刪易其先人之書耳。至其確有刪動，則文義甚明。今考天祿琳琅著錄，卽其父所編，錢氏以下以迄見存者，則改編之本。何以言之。按朱氏識云：「於舊本之外，補入十二家。」今天祿琳琅著錄其書子目，共九十八人，其異於今傳藏本者，少李百藥，楊師道，董思恭，劉廷芝，盧照鄰，駱賓王，張說，張九齡，王維，孟浩然，張籍，李嘉祐十二家，恰符于朱氏所稱補入之數。多許琳（琳，案當作柳，說見下），尙顏，蘇懷，于武陵，清塞，唐求，孟貫，牟融，司馬札，無名氏十家，正後刻刪去者也。九十八去十家，補十二家，正符百家總目。此後刻刪易之迹，顯然可尋。而天祿所著之爲前刻，毫無疑義也。

孟貫集，後刻刪去，胡氏據前刻收入，故云雲間朱氏百家唐詩有之。又趙琦美脈望館書目舊板百家唐詩下亦有貫集，稱曰舊板，蓋別於後刻也。凡此皆前人著錄此書所未及，茲特考訂如此。

又按朱氏百家唐詩，中多睦親坊陳氏書棚舊本，最足珍貴，胡氏統籤資其書參校者極多。又統籤諸集所錄徐獻忠評語多條，蓋亦出自朱書所收獻忠唐詩品，朱氏識語所稱以徐君所撰冠諸首者是也。

又戊籤肆捌許柳集，胡氏敘錄云：「唐宋志不載有集，惟近代朱氏百家唐詩有其集，而中秋有懷一詩，與紀事所收同，知其編偶晚出，非僞撰者，惟柳字作琳，疑爲傳寫之誤。」案柳集天祿琳琅唐百家詩子目中有之，柳正作琳，而百家詩

後刻本無柳集，益可證天祿著錄之必爲朱氏唐百家詩之前刻本矣。

以下數集胡氏並注出趙玄度藏本：

沈佺期集 乙 陸玖

奉和聖製同皇太子翫游慈恩寺應制詩下注：「趙玄度本」。

大綱案脈望館書目唐人詩集類有沈佺期詩一本。

司空曙集 丁 壹玖

失題梁城老人怨二首下並注：「趙玄度藏本」。

大綱案脈望館書目唐人詩集類舊板百家唐詩十四本內有司空曙集。惟統鑑各集依朱氏百家唐詩本逐錄者甚多，不盡注出玄度藏本，此二詩恐不出朱氏本，乃趙氏另藏曙集中詩也。

李益集 丁 叁伍

聯句下注云：「趙琦美得之孫蘭公本，今行世本無之」。

大綱按脈望館書目未著錄李益集，或在所藏彙刻唐集中。

楊凝集 丁 叁玖

春晴詩下注云：「趙玄度云出李近復藏本」。

大綱按今傳本脈望館書目未著錄楊凝集，或在所藏彙刻唐集中。

李德裕集 丁 壹叁叁

題柳中郎故居詩下注云：「見趙玄度抄本」。

大綱按脈望館書目唐人詩集類有李文饒集五本甲。又十本乙。又續增書目中，有李衛公集鈔四本。

周朴集 戊 陸玖

胡氏敘錄：「按朴集萬曆丁未閩人徐興公編刻。奉常趙琦美得其本於李念襄，念襄補遺一首，趙又搜得中巖寺桐栢觀二律。歐公詩話云，唐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構思尤難，每有所得，必極其雕琢。故時人稱朴詩月鍛季鍊，未及成篇。余少時猶及見其集，今不復傳矣。觀此則閩刻亦非全集之舊矣。」

大綱案李念襄補天台寺詩一首。

又案脈望館書目有周大朴詩一本，當即胡氏所指玄度得自李念襄之本，朴，字大朴也。

于武陵集 戊 叁 肆

感懷詩下注云：「以下十八首出文苑英華及趙玄度家藏宋本。」

大綱案脈望館書目集部唐人詩集類舊板百家唐詩中有于武陵集，恐非胡氏所指宋本。又舊板書目內有于武陵集一本。

聶夷中集 戊 叁 玖

胡氏敘錄：「夷中詩載史傳，文苑英華，洪氏經句者二十七首。載郭茂倩樂府，互見孟東野集者一首，皆為夷中原集之舊。趙玄度藏有李孔章本，多七首。今校定雜怨二首，即孟東野之征婦怨。鋤田日當午一絕乃李紉詩，並刪去，別為副錄存之。」

大綱案今傳鈔脈望館書目無聶中夷集，疑在彙刻中。

(六) 紀胡氏略歷 附著述考略

胡氏略歷，見於徐用儀修海鹽縣志壹伍轉引續圖經孝轅小傳，尙稱詳核。今略加銓釋補證，具引如次：

胡震亨，字孝轅，（大綱按胡氏又號遯叟。又案胡氏生於明隆慶三年己巳公元一五六九，讀書雜錄上有「余生七歲時為萬曆之乙亥」語可證。）才高博學，於書無不讀，而尤究心治術。自為諸生時，黃葵陽馮具區諸先輩，即以經濟推

之。（案讀書雜錄上有云：「余年二十時客黃學士洪憲家，學士好作程文，老不衰。嘗語余云：翰苑中讀書作文是常課，今相國申時行王錫爵兩公登第初，主司慈谿袁公燁退朝後，即召至邸中，面課文字，殆無虛日，蓋前輩之教然也」。又一條云：「余館黃學士家，一日，假山足黃壤中聞閣有聲，（中略），是歲學士捐館」。考黃洪憲，秀水人，隆慶進士，官至少詹事掌翰林院堂事，以文受知於張居正，居正敗，共誣以逆，遂告歸。據胡氏所記，蓋嘗館於其家，此亦略可見其早歲受知於諸聞人矣。洪憲傳略見朱竹垞明詩綜伍叁。）中萬曆丁酉榜，（丁酉，萬曆二十五年，胡氏年二十九，）名著海內。數上公車，不遇。（案讀書雜錄上，有云：「余年三十，偕計入京」。）就職爲固城教諭，以尙書授諸生。固城睦氏，皆其高第。大學士范景文，亦及門士也。（按景文，吳橋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天啓五年起文選郎中，魏忠賢暨魏廣微中外用事，景文同鄉不一詣其門，亦不附東林，孤立行意而已。崇禎十七年二月令以（工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李自成陷都城，死節。諡文貞，清順治九年，表章明代忠臣二十人，建祠贈諡，以景文爲首，諡文忠。見明史貳陸伍本傳。）升合肥知縣，勵精政治，訟獄精明，錢糧分毫不可欺，鳳米解戶，悉改官解，大興水利，治狀冠江北。吏治之餘，講求兵事，劉綎援遼渡淮，震亨馳謁論兵，老將心折。（按明史貳壹神宗紀：（萬曆）四十七年春二月乙丑經略楊鎬督師於遼陽，總兵官李如柏杜松劉綎馬林分道出塞。三月庚寅劉綎深入阿布達里岡，戰死」。又肆柒綎本傳：「（上略）以軍政拾遺罷歸，（萬曆）四十六年，帝念遼警，召爲左府僉書。明年二月，經略楊鎬令綎及杜松李如柏馬林四路出師」。據此則綎援遼渡淮，當在萬曆四十六年，赴左府僉書之召時，明年即出塞戰死矣。胡氏此時以合肥知縣，馳謁論兵，則胡氏之宰合肥，在萬曆四十六年間，從可知矣。萬曆四十六年，胡氏年五十。）議舉邊才不果，升德州知州，州吏持牘來迎，震亨批牘尾以詩，有云：「自愛小窗吟好句，不隨五馬渡江來」，謝病不起。崇禎季年，荐補定州知州，南北師行絡繹，供億有法，以城守功，擢職方員外郎，乞歸。藏書萬卷，日夕探討，凡祕冊僻本，舊典佚事，遺誤魯魚，漫漶不可句讀者，無不補綴揚淮，稱博物君子。

(案胡氏富藏書，校讀精勤，略見上引黃梨州天一閣藏書記與謝胡令修借孝轅先生遺書詩。又王漁洋帶經堂詩話陸張宗枬附識：「吾鄉前輩在明神廟時，推孝轅先生爲博雅第一。儲藏古籍，與鄭端簡公埒，遺編印記宛然，余少時尙及睹其一二，今盡入雲烟過眼中矣」。亦可參求一二，其餘見下著述考。) 所著海鹽圖經，續文選，靖康咨(案當作盜，見讀書雜錄陳光縉序)鑒錄。凡海虞毛氏書，多震亨所編定也。(案胡氏著述不止此，詳下。)

大綱再案徐志不載胡氏卒年，考讀書雜錄下諸條有涉及甲申之變，及南都開國黨爭事，皆致慟憤之意者，則胡氏之卒當在崇禎以後。又吳文憲順治乙酉(是年當福王弘光二年，公元一六五四)全城紀事：「乙酉夏五月初九日，大清幕府以千餘騎從瓜州渡江，(中略)鹽邑聞變在十四日，余與駕部胡震亨同謁分守帥周公一誠，邑大夫張公岳，謀所以全城之策」。可證胡氏是年五月猶存。再按讀書雜錄陳光縉序：「崇禎季年，吾鄉有職方孝轅公，淹雅而饒著作，爲江表學府。余少時進而考業，百問百應，或令自抽書帙以證，無一纒繆者，是以晨夕樂有異聲，如游樊桐而探策府也。居無何，公去世」，蓋胡氏崇禎季年，退居鄉里，光縉因得問業，其云「居無何，公去世」，則胡氏卒年，不得越崇禎甲申過久，證以上引吳氏乙酉全城紀事，乙酉五月胡氏尙與之同詣守帥，倘胡氏易簀之期，即在甲申次歲乙酉五月以後數月中耶。今讀書雜錄中雖不常涉及時事，然甲申之變，及南都開國黨爭事，皆大書於卷末，極致慘痛之辭，其乙酉以後，世局大更，江東巨變迭起，書中遂無片字及之者，亦足證胡氏之卒，不自其後也。

又按胡氏墓在海鹽平駕橋西北，見帶經堂詩話陸張宗枬附識。

胡氏著述考略：

赤城山人藁

胡氏集名赤城山人藁，見讀書雜錄陳光縉序，朱竹垞明詩綜伍捌胡氏小傳。今海鹽張菊生先生藏有其書殘本。

讀書雜錄二卷

胡氏孫令修曾孫思黯校刻。前有康熙己未(十八年)陳光縉序，大綱所見者爲

張菊生先生所藏鈔本。

海鹽縣圖經十六卷

見四庫總目壹陸地理類存目叁〇，其書今存。

文獻通考纂

見讀書新錄陳序，又嘉慶伊湯安修嘉興府志柴叁經籍門貳引尤氏藝文志。存否待考。

鹽邑藝文志

伊修嘉興府志著錄。黃虞稷曰：「前集始秦漢迄元，後集明」。

存否待考。

續文選四十卷

見讀書新錄陳光綽序。存否待考。

唐音統籤一千三十三卷

今存。

李詩通二十一卷

大綱案清王琦注李太白集自跋曰：「明季孝轅胡氏作李詩通二十一卷，頗有發明，及駁正舊之紕繆，最爲精確，但惜其傳不廣」。又其書自序：「（李詩注）余所見楊子見蕭粹齋胡孝轅三家，外此寥寥無聞矣」。又曰：「余得肩隨胡氏之後，而附於討論修飾之列，其亦可乎」。皆可見胡氏此書之精博，有以資啓王氏也。本所藏清初鈔本李杜詩通，爲崇藕舫及鄧氏羣碧樓故物。

杜詩通四十卷

大綱案浙江省立圖書館藏明刊本杜詩通，計首弁序論年譜，五古十二卷，七古六卷，五律十一卷，五言排律五卷，七言律詩四卷，排律五絕七絕二卷，逸句聯句附卷末。排次雖與統籤杜集同，惟篇目注釋，又皆互異。書前並題秀水朱秀時訂。

靖康盜鑒錄

讀書新錄陳光綽序：「其豫知綬冠之充斥也，則有靖康盜鑒錄」。今存否待考。又按絳雲樓書目壹雜史類著錄靖康盜鑒錄一冊。

祕冊彙函

四庫總目壹叁肆子部雜家類存目拾壹：津逮祕書提要云：「明毛晉編，（中略）首有胡震亨序，震亨初刻所藏古笈爲祕冊彙函，未成而燬于火，因以殘版歸晉，晉增爲此編。凡版心書名在魚尾下，用宋本舊式者，皆震亨之舊，書名在魚尾上而下刻汲古閣字者，皆晉所增也。下略。」葉德輝書林清話柴，明毛晉汲古閣刻書之七云：「按祕冊彙函其未經歸并津逮祕書以前印本，傳布頗稀，吾曾藏有多種，歲華紀麗，瑯環記實（案二書提要指爲偽書）在其內，其所收燕雜，咎不屬子晉一人，且有高似孫緯略一種，爲津逮所未收，而唐音統籤板式亦復相合，是否爲祕冊舊有，事無可考，今則藏書家惟知有津逮祕書矣。」大綱按胡氏祕冊彙函所收歲華紀麗四卷，題唐韓鄂撰，胡氏跋稱得之鄭曉家。王士禎首稱其書爲胡氏偽撰云：「萬歷間，學士多撰偽書以欺世，今類書中所撰唐韓鄂歲華紀麗，乃海鹽胡震亨孝轅所造，於陵子其友姚士粦所作也。」（見居易錄陸。）提要襲其說，葉氏因譏津逮「所收燕雜」，咎不在子晉一人，實則漁洋此語無佐證，錢遵王曾見李中麓家藏宋本（詳見讀書敏求記章校本貳之中），其非胡氏妄造可知。漁洋豈以姚士粦與胡氏爲摯友，又與之同修海鹽縣圖經，士粦夙有工於造偽之稱（圖百詩引萬季野語謂心史爲士粦所依托，見全紹衣鮒埼亭集叁肆心史題詞，）因並胡氏亦難逃同罪耶。

胡氏著述，可考者如此。其淹博深宏，精力邁人，信乎足當「江表學府」（見讀書雜錄陳光祿序）之稱。所惜所驚過廣，業不及專，遂僅足以繼楊升菴縱橫淹濫之學，爲有明一代博學者之尾聲，豈時代所限而然耶。今遺編散佚，猶待搜求，則又後學之責矣。

補記

（一）

大綱草此文時，僻處故居，海鹽縣圖經及續圖經二書，無從假讀，故所引胡氏及范文若諸小傳，皆自徐用儀海鹽縣志轉錄。原書具存，未能引據，實有虧於治學謹嚴之方。去冬得暇，爰詣南京國學圖書館借讀一過，檢得胡氏父祖名字略

歷，亟撮要補錄如下。其胡范等小傳，以與徐志所引無甚差異，可不重出，今但著明卷數，以示諸文之所自焉。

孝轅高祖名宏字景容，與兄景灝（名寬），皆授書里中。（海鹽縣圖經壹肆。）

曾祖名顏字希仁，布衣教授里中，好吟咏，詩存者七十一篇，爲一卷。（圖經壹肆）。

祖名憲仲字文徵，嘉靖庚戌進士，官南京刑部主事，禦倭寇有功，著有胡比部詩文集行世。（圖結壹叁）。

父彭述字信甫，幼喪父，事母仇極孝，好藏書，有好古堂書目。（圖經壹肆）。（大綱案信甫好古堂書目自序有云：「予家世爲塾師，自誠齋府君迄仰匡府君凡四世，雖隱現不同，而其雅好均類於（張）華，以故藏書幾至萬卷，亦已盛矣！。據此則孝轅之博綜羣籍，蓋有由矣）。

孝轅小傳見續圖經陸，夏客季瀛及范文若小傳，並見同書同卷。

（二）

本所藏鈔本李杜詩通，有胡夏客識語，述及統籤編訂年月，寫錄如次：

先大夫孝轅府君，搜輯唐音，結習自少，至乙丑歲始克發凡定例，（大綱案乙丑天啓五年，胡氏年五十七）。撰統籤一千卷，閱十年，書成，（大綱案乙丑閱十年爲乙亥，崇禎八年也。胡氏年六十七）。又箋釋太白子美兩大家詩，加以評論，成李杜詩通。寫就頻繙，鉛黃重疊，迄於七年，（大綱案此指崇禎十五年壬午，距統籤脫稿李杜詩通起稿之乙亥歲正七年也，與下云年七十四亦正合。時年七十四，復盡卷竄訂焉。旋遭改革，頻囑小子夏客藏稿本山寺行遁（疑爲僧名或下有脫字），不憚而卒。兵燹既過，夏客次第捧歸，深幸手澤無恙。（此下述秀水朱子葵茂時爲板刻李杜詩通事，從略），夏客感激涕零，死且不朽，將行乞四方，圖盡刻統籤全帙，風雅同好，有如子蔡子若其人者，是編與並行，可幾也已。

(三)

張菊生先生見告，海鹽人張燕昌（曾著金石契者）於清嘉慶年間得唐音統籤遺稿數百冊，舉而歸之震亨七世孫焯，見燕昌所撰胡焯著石牕山人詩稿序。

又大綱撰此文時，承菊生先生惠假圖籍，其所藏赤城山人稿爲友人久假未歸者，並殷勤許訂相借之約，並此誌感。

二十六年三月八日校後補識